

厚仁为性，元理为心

——纪念中国数理逻辑先驱王世强先生

(上)

张英伯 罗里波 别荣芳

2018年2月3日早晨，冬日美丽的玉泉山下，京城清冽的微风之中，万寿康临终关怀医院笼罩着一片静谧祥和的氛围。

在一个两人共用的二层小病房里，护工小范起身，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这所医院的护工多来自甘肃的贫困村落，他们珍惜自己的工作机会，善待病人，具备较好的专业护理水平。医院为每位护工配备一个淡蓝色、三折叠的躺椅，平时可坐，夜间打开便是狭窄的小床，紧贴床位睡在病人脚边。

靠墙床位上的脑血栓病人顾老先生在头天晚上八点多钟离世了。小范按照每天的固定程序，为靠窗的另一位病人，差两个月年满91岁的王世强先生擦洗身体、整理被褥，扶他重新躺好，看似一切正常。

做完这一切，小范出门到走廊去领早餐，返回病房发现情况不对，马上奔向办公室通知大夫。值班大夫立即赶到，经过检查，确定病人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，于清晨7点10分宣布死亡。

王世强先生自2014年7月8日入院，顾老先生便在这间病室，两人相处三年半了。王先生入院时谈吐自如、时常独自坐在床沿上，甚至有人搀扶一下还可以下楼去晒晒太阳，去世前半年才完全卧床。而住院病人大多进食排便不能自理，长期卧床。身患脑血栓的顾老先生在入院前就完全丧失了意识，两人从未有过交流。大夫解释，在朝夕相处的人与人之间，心灵或许是相通的。

大夫诊断王先生因为年迈，身体各个器官衰竭，特别是心脏，按照中国的老话，“无疾而终”了。他神态安详，面色如常，在这玉泉山麓宁静的禅修之地，离开了喧嚣的人世，灵魂悄然飘向天堂。

院方马上通知了登记在册的法定联系人。根据王先生生前遗嘱，丧事从简，不举行告别仪式。由于万寿康医院未设太平间，灵车直接开往昌平殡葬馆火化，并于当天下午葬入早已买好的墓地。

¹ 其中“元理”意为最根本的原理，既喻王先生学问所在的数理逻辑领域，亦喻王先生终生深研之模型论的元数学层属。

王先生静静地走了，就像一片绿叶，为大树和果实默默奉献了一生，然后变黄、干枯，成为落叶，融入泥土。



王世强，1980年

一、战乱中的童年

1927年3月30日，河北省石门市（今石家庄市，1947年12月26日正式改为现名）的王经春家诞生了一个男婴，取名世强。王经春有高中学历，在那个年代就算是有知识的人了。他毕业后考入民国时期的中国银行，从底层职员做起，30岁后长期担任镇、县一级银行机构的负责人，位于支行经理之下。他的妻子耿月秋相夫持家，勤俭贤惠；婴儿的外曾祖父是一位举人，外祖父是耕读传家的乡绅，耿月秋亦粗通文墨。他们唯一的孩子世强出生时，王经春27岁，耿月秋29岁，在那个时代称得上是少有的晚育了。

王世强从四岁开始读书认字，父母是他的启蒙老师。父亲每晚下班后就给他讲故事，有“三国”“水浒”“西游”和“聊斋”里的段落。随着西学东渐的文化融合，父亲向上海中华书局为他订购了属于新文化的“小朋友”周刊；商务印书馆的《儿童世界》，让他自己认字阅读。算术呢，父亲教一些古代流传下来的算术加减乘除，鸡兔同笼等等。

父母还教他给祖父母写信，开头和结尾是：“祖父母老大人万福金安！敬稟者：……孙世强叩上。”在张学良和冯玉祥的“直奉战争”中，全家到山西太原避难，四岁的孩子生平第一次乘坐了火车。

王世强七岁时，父亲被派往石家庄北的定县开设中国银行办事处。正值教育家晏阳初在定县试验“平民教育”，父亲给他买了新编《平民识字课本》和不少画册，画册中有“荆轲刺秦王”“蔺相如完璧归赵”等。识字课本中，有



童年王世强，1939年

讲“九一八事变”“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”的文章，启蒙了他的爱国教育。

半年多后，父亲又被派到定县以北的清风店镇开设中国银行“寄庄”。有一天，一队张学良的“东北军”高唱“东北军军歌”自北往南从街上走过，王世强记住了歌词：“黄族应享黄海权，亚人应种亚洲田。青年，青年：切莫同种自相残，坐叫欧美着先鞭！不怕死，不爱钱！丈夫决不受人怜！”八岁的孩子不解其意，事后回想起来，觉得歌词有很浓的亲日倾向。

王世强九岁时，父亲再次调动，被派到石家庄东面的辛集镇开设办事处。王世强在那里一所初小插班上四年级。因为前一所小学只有四年级，第二年进入了另一所小学的五年级。在辛集他看见过一次很有趣的“求雨”的活动：一长队人，其中最前面的一个人手拿一条草编长绳，一面哆嗦着回头看草绳，一面半跳跃着前进。他不知道这样求雨是否有效，想必是无效的。他还曾在一张纸上画一幅小画，然后用针沿着画的线条扎出许多小孔。再把它放在另一张纸上，用墨涂抹小孔，就把此小画“印刷”在下面纸上了。

据王世强的姑姑回忆，家中曾请一位道士为孩子算命，道士十分肯定地说：“此子必成大器。”

读完五年级的1937年七月，发生了“七七事变”。父亲租了一辆小汽车，带着帐本和钞票去石家庄中国银行交帐。还雇了两位带步枪的警察作保镖，母亲带着孩子同行。在半路上，看到很多伤兵走路困难，要上他们的车。两位保镖就拿枪对着他们不让上，怕他们抢钞票。

日本侵略军从芦沟桥沿着铁路线很快南下，石家庄中国银行的职员坐火车逃到郑州，随后又逃到汉口。石家庄行是支行，归天津分行管辖，总行设在上